

复旦史学集刊



第一辑

# 古代中国： 传统与变革

 復旦大學出版社

复旦史学集刊



第一辑

# 古代中国： 传统与变革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中国:传统与变革/复旦大学历史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6  
(复旦史学集刊;第1辑)  
ISBN 7-309-04500-9

I. 古… II. 复…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  
IV. 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36867号

### 古代中国——传统与变革(第一辑)

---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

责任编辑 史立丽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

印刷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6.25 插页 2

字数 430千

版次 2005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书号 ISBN 7-309-04500-9/K·156

定价 32.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发 刊 词

朱维铮

创办一份史学刊物,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已是师生们蓄积多年的共同愿景。

还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复旦历史系已经大师名家济济一堂,无不乐为繁荣新中国史学尽心尽力,而堪称大雅的史学园地稀缺。因此,一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熏风初沐复旦校园,就立即在历史系激起涟漪。办个专刊,不断推出本系研史论学的精品,也成为师生们不约而同的呼声。

效应呢?紧接着那个“不平常的夏天”,曾被马克思、恩格斯痛斥过的“非历史的观念”之一,所谓“史学革命”,便压得恪守写真实历史的史学从业者喘不过气来,复旦历史系就饱受摧残。

清末民初,章太炎反对康有为把孔子抬成超越时空的通天教主,以为孔子只是传统史学的宗师:“史学讲人话,教主讲鬼话;鬼话是要人愚,人话是要人智,心思是迥然不同的。”本系前辈大师“二周”(周予同、周谷城)都是在“五四”时代参加过“打孔家店”的斗士,“文革”前夜又都挺身反对现代造神运动,正是为了维护“史学讲人话”的权利。

所幸历尽劫波,老成未尽凋谢。20世纪80年代,周谷城、谭其骧等众多名家,为重续历史系薪传,都亲作表率。他们支持本系后进,与海内外学者广泛合作,开拓中外文化研究的多种历史新领域,办集刊,出丛书,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促使本系走出低谷,逐步在海内外史学界恢复声誉。

倏忽世纪交替,又快五年。复旦大学要满一百岁了,历史系在校园出生也有八十年。经过全系师生共同努力,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愿景,终于在有双重纪念意义的2005年化作现实,就是如今呈现给读者的《复旦史学集刊》。

然而带头催生《复旦史学集刊》的吴景平系主任,要我给《复旦史学集刊》发刊写几句话,却令我踌躇。

人所共知，目前海内的史学刊物，已有数十种，而涵盖史学的人文学科期刊学刊，更不知凡几。因为本系学科齐全，专家众多，又有多个博士点源源不断地培育年轻学者，拥有人才资源的优势，《复旦史学集刊》立足不难，可是要后来居上，成为同类名刊翘楚，就要尝点艰辛了。沙不含金，再淘也是泥沙。名家作品，未必均属名篇，“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因此，我对这份史学专刊能否存世，很有信心；能否传世，未免隐存杞忧。

我殷切期望《复旦史学集刊》经受住历史的筛选，不敢奢望再过五十年，至少到本系百龄之际，其中仍有若干论著，仍是未来史学继续研究的起点，本系传薪的火种。

于是不揣简陋，想到几点，与《复旦史学集刊》的编者、作者共勉。我希望本刊：

一、讲人话，不讲鬼话。

二、讲真话，如马克思所说，力求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

三、讲实话，即恩格斯期待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四、讲新话，写历史也有原创性，选题、思路、论述，都有新意。

五、讲短话，非指行文长短，而望勿讲空话、套话、冗话、废话、昏话。

其实都是老生常谈，但在乘《复旦史学集刊》发刊之际，旧话重提，也表示我们欢迎读者对本刊切磋砥砺的一种心愿。

谨祝《复旦史学集刊》越办越好！

2005年元月初旦



发刊词 ..... 朱维铮/1

## 【古代中国:传统与变革】

### ● 说“史”

——兼论殷墟卜辞中“史”的职官分类 ..... 高智群/1

### ● 汉唐居住信仰之相关神鬼考辨

——以敦煌文献为中心 ..... 余欣/17

### ● 论汉唐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交流与变迁”

..... [日]川本芳昭(刘建英、韩昇译)/30

### ● 论武宁王陵的莲花纹

——与中国南朝及高句丽墓的比较研究

..... [日]户田有二(刘建英、韩昇译)/47

● 论桑田 ..... 韩昇/87

● 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 ..... 樊树志/108

### ● 明清社会变迁与商人意识形态

——以明清商书为中心 ..... 张海英/145

### ● 隆庆及万历前十年的讲学与反讲学

——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为核心 ..... 陈时龙/166

● 略论 17 世纪前后中日贸易及其日本银输入问题 ..... 后智钢/196

● 18 世纪中国商业法律中的债负与过失论述 ..... 邱澎生/211

● 晚清婺源墨商与墨业研究 ..... 王振忠/249

## 【文献考索】

● 秦駉玉版铭文考释中的几个问题 ..... 郭永秉/279

- 论刘歆改易六经次序的原因 ..... 岳宗伟/294
- 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 ..... 邹振环/307
- 静嘉堂文库所藏方志源流考 ..... 巴兆祥/335
- 半个世纪以来历史文献的新发现和历史资料的整理 ..... 傅德华/359

## 【学人专访】

- 美国著名史学家魏斐德教授访谈:学术代沟是这样形成的 ..... /371

## 【学术演讲】

- 清代苏州城市繁荣的写照  
——《姑苏繁华图》 ..... 范金氏/374
- 妇女与奢侈  
——一个明清妇女消费研究史的初步检讨 ..... 巫仁恕/386

## 【书 评】

- 胡沧泽《中国监察制度史纲》评介 ..... 陈春雷/401

## 【学术动态】

- 复旦大学历史系 2004 年主办会议报道 ..... /409
- 2004 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目录 ..... /414

# 说“史”

## ——兼论殷墟卜辞中“史”的职官分类

高智群

在追溯中国史学的起源和史官制度设置这些重要问题时，人们总是将审视的目光投向现有的最早文字记录——殷墟甲骨卜辞和商周铜器铭文。本文也是以甲骨金文为主要材料依据，结合早期文献，主要讨论两个相关问题：“史”的原始构造意义和卜辞中“史”的分类。结论是“史”、“使”、“吏”三字由“事”字派生而来，“史”字所从之“中”乃田猎等活动中所持的钺铍一类器械，它的初意是事务之“事”，和“记事者”史官没有关联。卜辞中作为职官名称的“史”，多数场合中都应读作“事”。“事”是商周时期官吏的一种称呼，如“御事”，“三事”，“东事”、“南事”、“北事”，而不能读作“史”或“使”。卜辞中能确定为史官的资料十分有限。

### 一、“史”的文字构造和取像意义

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作过这样的解释：“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在六书体系中，“史”字属于“会意”类型，依照许氏说解，该字所从之“中”属于义符，表示史官公正秉直的职业操守和品德。但“中正”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怎么能够以手持之呢？“中”为何物，所像何形，成为释“史”的关键所在。清代以来，许多小学家和金石学家已经对许说提出质疑，安阳殷墟卜辞和商周金文中相关资料，更证明了“史”字所从的那个符号不是“中”字。于是百余年来新解迭出，异说纷纭，其中不乏言之有据的辨析考证，亦多空言凿凿的望形生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简册簿书”说和“田械兵器”说，就此我们择要加以评述。

#### 1. “史”与简册簿书、盛算之器




在讨论“史”和“中”的形义时，多数学者相信“史”的本意是“记事者也”，



于是从史官的职掌角度去揣度“史”字的原始构形和造字本意，由于早期史官具备多重角色，职掌范围广阔，相应的说解也就纷至沓来，莫衷一是。如从史官主书赞礼的职能出发，可以将“史”字看作手持簿书简册，书写工具，盛算之器；古代巫史同源，职司神事历算，“史”字又被看作像钻龟而卜<sup>①</sup>，钻燧取火<sup>②</sup>，手持斗柄之形<sup>③</sup>。诸说之中，以江永“簿书”说和王国维“盛算”说最具影响。

江永在《周礼疑义举要》一书中说，“凡官府簿书谓之‘中’……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江氏此说，得到孙诒让<sup>④</sup>、章太炎<sup>⑤</sup>、董作宾<sup>⑥</sup>、丁山<sup>⑦</sup>、姜亮夫<sup>⑧</sup>等人的肯定或申说，现今很多史学论著中都有称引。

清代学者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五)将金文“史”字释为“手执中形”，谓“中”即“射礼所用以实算者”。方濬益从之<sup>⑨</sup>。他们虽然没有辨识出“史”字，但将该字看作“以手奉算器之象”，启发了王国维。王氏承江阮二说加以敷衍调停，提出“史”像持算器之形。他在其著名论文《释史》中这样说道：

吴氏大澂曰，“史”象手执简形。然“中”与简形殊不类。……江氏以“中”为簿书，较吴氏以“中”为简者得之。顾簿书何以云“中”，亦不能得其说。……“中”者，盛算之器也。……其初当如形，而于之上横凿空以立算，达于下横，其中央一直，乃所以持之，且可建于他器者也。……简与算本是一物，又皆为史之所执，则盛算之“中”，盖亦用于盛简。简之多者，自当编之为篇，若数在十简左右者，盛之于中，其用较便。……中、策二物相将，其为盛策之器无疑，故当时簿书亦谓之“中”。……然则“史”字从“又”持，义为持书之人，与

① 劳干谓：“中”像弓背向下的“弓钻”。史官掌钻龟而卜之事。说见《史字的结构及史官的原始职务》，《大陆杂志》第14卷第3期，台北，1957年。

② 李宗侗谓：“史”字手中拿的“中”，“代表祀火用的钻燧”，史官与改火有关。说见《读中国上古史札记·释史新论》，《大陆杂志》第27卷第10—11期，台北，1964年。

③ 顾实谓：史官掌天文历算，“中”像“玉衡北斗之柄”形。说见《释史》，《国学丛刊》第2卷第3期，1924年。

④ 《周礼正义》卷三十八，中华书局，1987年，第1566~1567页。


⑤ 《文始》卷七，《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0~361页。








⑥ 《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


⑦ 《刑中与中庸》，《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第620页。






⑧ 《“史”形形体分析及其语音演变之研究》，《杭州大学学报》(增刊)，1984年。























⑨ 《积古斋彝器款识考释》卷19，商务印书馆，1935年。

“尹”之从又持 (象韋形)者同意矣。<sup>①</sup>

王国维对吴大澂的批评很正确,但这段考辨也有几个可商之处。首先,如王氏所承认,“周时中制皆作兽形”,如“虎中”、“兕中”、“鹿中”。他认为早期“盛算之器”的形制当与相似,也仅仅是根据字形所作的推测之辞,并没有考古实物方面的有力证据。其次,“”的字形并不类王氏所说的盛算之器,否则甲骨文金文的“史”字就应该有、诸异体,像众算(竹筹)立于有柄器物之内,而不仅仅在字的中部只作一个竖笔如、形<sup>②</sup>。无论江永的“簿书”说还是王国维的“算器”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史”字所从之“”和“中正”之“中”混同为一个字,再用后者的文献依据来说明“史”字的构形和意义。

早在甲骨文研究初期,罗振玉已经注意到“中”与“史”字所从之“”之间的区别,他指出:

卜辞凡中正字皆作,从从。伯仲字作,无游形。史字所从之中作。三形判然不相清混。<sup>③</sup>

罗氏的辨正基本是正确的。、、本为一字,像旌旗之形。卜辞“立中”即建旗,用其本义。“中本徽识,而其所立之地,恒为中央,遂引申为中央之义,因更引申为一切之中”<sup>④</sup>,于是分化出、二形,分担“伯仲”之“仲”和“中间”之“中”不同的词义。它们和甲骨文“史”之所从或,形体的区别是非常清楚的。个别卜辞偶见“中”作形,如“中(仲)母”写作(《乙》8862),但这是在契刻过程中因控刀等原因造成的线条过头,严格地说属于讹字,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征”作(《续》1, 3, 2),“囿”作(《乙》643),“明”作(《乙》6150),都是“”上两竖出头。因此,当“中”误刻作“”的时候,就与“史”字所从“”产生了形混,但这样的例子非常少见,即使在西周金文里,“仲”或“中”仍分别作、形,与迥别<sup>⑤</sup>。不过晚期个别铜器如《仲游父鼎》,“中”(仲)字出现讹变,









① 《观堂集林》第一册卷六,中华书局,1984年,第263~267页。

② 李孝定已提出这样的批评,说见《甲骨文字集释》(台北“中研院”专刊影印本,1965年)卷三“史”字条按语,第969页。













③ 《殷墟书契考释》中,1915年,第14页。






④ 唐兰《殷墟文字记·释中》,中华书局,1981年,第37页。

⑤ 甲骨文“中”“仲”字形偶有混同的。金文“中”字形体,请阅容庚《金文编》卷一“中”字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写成,和“史”字所从同形。春秋早期秦国石鼓文“中”做,也和《说文》“中”的籀文接近。总体来说,这样的讹变例子还很少,一直到战国,“中”的基本形体并没有太大变化<sup>①</sup>。据此推测,“中”由、讹变为,时间不会太早。换言之,“中”与“史”字所从同形,大概是在春秋甚至是战国以后才发生的。

如上所述,既然“中”的初形初义及其引申义都和“簿书”“盛算器”无涉,更非“史”字所从,那么,王国维等前辈学者引经据典所作的种种考证,都失去了必要的立论前提。“中”在古文献中又训为简册簿书或盛算之器,原因比较复杂(说详下文),不能据此以释“史”。

当然还存在一种可能性,文献中训为簿书或盛算器之“中”,它的文字来源不是“中间”之“中”,而是早期古汉字作简册讲的,到了晚周以后,其形义才和“中”字相混同,成为一字,于是“中”字遂有“簿书简册”诸义。但这样的可能性很小。首先,卜辞中虽然屡见、字,但它只是 (史)字的省文<sup>②</sup>,如“王事”偶作“王”(《戠寿》46,3)。一期宾组贞人“”(史)有时也写作“”(《甲》3515)。其次,从、的形体看,也不见有简册簿书之义。如果说卜辞“史”字有时省作、的话,在两周文字中,我们就看不到这样的现象了。总之,现有的甲骨金文资料中,并不存在具备简册意义的这样的独体字。因此可以断言,上述假设很难成立。

学者还提出一种可能性,文献中作“简册”“簿籍”讲的“中”,乃“册”的讹字,因为金文“册”字又作 (《望簋》)之形,和“中”相近似。如徐复观先生就据此认为,作简册用的“治中”的“中”,本是“册”字简写的,混而为“中”<sup>③</sup>。如果此说可信,文献“治中”、“登中”、“鬼中”等“中”字,都应改读为“册”,文献这类辞例的“中”,和“史”字更没有关系了。今案:金文“册”作只有《望簋》(盖)一见,与器身作相异,实乃讹字,陈梦家先生早已指出这点<sup>④</sup>,徐先生以作为“册”字最后的演变形体,这是很不妥当的。现有的商周到战国文字资料中,“中”和“册”的形体区别很是清楚,二者形混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偶然有之,也不会众多先秦古籍中频频出现这样的讹误。

我们以为,训为簿书的“中”,最有可能是假借义。章太炎《文始》卷七谓:汉魏间已读“中”如“帐”,后人因呼簿书为帐<sup>⑤</sup>。今案:中、帐双声,古韵旁转,

① 见何琳仪《战国文字编》(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第270~272页“中”字条。

② 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447页。

③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3~134页。

④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156页。

⑤ 《章太炎全集》(七),第360页。














声音相近。据《说文》、《释名》等书，“帐”训为“张”，本指帷帐，后来才借为“簿帐”。训为简册籍帐的“中”和“帐”，也有可能是周代和汉魏时期对语言中同一个词的不同假借字。

还有其他种种看法，如“中”像笔形<sup>①</sup>，笔筒形<sup>②</sup>，尊者（置筒的圆形竹器）形<sup>③</sup>，“史”像以手执笔告祝之形<sup>④</sup>，笔置口前形<sup>⑤</sup>，都缺乏可信的证据，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具引赘评了。


## 2. “史”与狩猎工具，使者旌节

前引诸家之说，均是以《说文》的说解和“史”的常用义作为考证的出发点和立论的前提，但“史”的本义是不是“记事者也”，本来就是有待证明的一个问题。也有一些学者不受成说所囿，将字形分析和辞例归纳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史”的源流作出较为客观合理的解释。这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陈梦家，徐中舒、王贵民等先生的有关文章，他们结论不尽相同，也未必妥当，但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认为早期古文字中“史”字所从符号就是和田猎工具有关的“干”、“单”诸字，“事”实为“史”的本字。这种看法对探讨“史”的初义很有启发意义。

陈梦家在1936年发表的《史字新释》一文中指出：

“史”“事”为取兽之具，其所从之象一田网之形。田网之组织有二：一为即干字幹字，乃以枝干为武器之原始工具；一为即网形。卜辞兽（狩）所从之，与字形相近，乃同类之物，而卜辞金文兽或从者，为网之侧面，则正面形也。……郭说（引者案，指郭沫若）释单为罕是也，卜辞兽或从单从干，可证单罕一物，又卜辞之作者，与亦属同类，当为罕之原始象形，罕为田网而则加网于干上，此二者之别也。……

由上所述，则史为田猎之网，而网上出干者，搏取兽物之具也。古者祭祀用牲，故掌祭祀之史亦即搏兽之史，而猎兽之事与战事无

① 马叙伦《读金器刻辞》，《马叙伦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200页。案：戴侗《六书故》已倡此说。马氏谓像笔形，“史”为“聿”的倒书，纯属想象之辞，姚孝遂先生对此有很中肯的批评，说见《甲骨文字诂林》第4册第2961页“史”字条案语。

② 高亨《文字形义学概论》，齐鲁书社，1981年，第156页。







③ 萧兵《中庸的文化省察》，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






④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136页。





















⑤ 姚名达《史字的本来意义》，齐鲁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40年。

异，故战兽并从单。是以祭事为“有事”，而战事亦曰“有事”。司祭事者为史，司敌国相战媾和和传达之事者为使，卜辞使亦以事为之，然后知古人以祭事猎事战事为大事也。<sup>①</sup>

陈先生认为“史”字初义为“事”，与田猎之事有关，取官名称的史、吏、使是其引申义。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虽然其中对几个字的解释存在问题（说详下文）。徐中舒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

史原作, , 乃干戈之干的本字。古人狩猎作战，即以有柄权的木棒为武器，进则以侵犯人兽，退则以捍卫自身。……古代人类，从事狩猎，取得食物，是当时的大事。史之本义为事，文史之史，乃引申之义。 为人类最初使用的武器，在柄权两端捆上锋利的石器，则为，在柄权之间捆上重量石块则为，为，在冲锋陷阵之中兼为捶击之用。<sup>②</sup>


胡厚宣先生亦云：“史从又持干”，“干”乃田猎和战争所用之工具。他还引用大量辞例，证明商代的史为武官<sup>③</sup>。王贵民《说御史》更举出甲骨文字来佐证陈梦家先生的观点，谓此字“上从豕，下从史，史字上部或作田网形，下部或从两手形”，“、就是、字下半部”，说明史字当出自田猎方式，即手持田网的象形<sup>④</sup>。


我们同意“史”字的构形和田猎一类的军事生产活动所使用的工具有关，也承认“史”的本义为“事”，但上述诸家用来论证的例子或者说解，都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史”之所从绝对不是田网之象。卜辞与田网有关的字，一是“网”，作、，像大网之形；一为“禽”，作、，像有长柄的鸟网（文献又称作“畢”或“罕”）。二字都是斜交叉的网状线条，和、绝不相同。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见过“史”字有作形的。至于字，其实应该隶定作，它有多种异体：、、、，从豕从禽，与征伐，狩猎有关<sup>⑤</sup>。很明显，此字所从之即字，、、、






① 上海《考古学社社刊》第5期，1936年。








②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徐先生后来在《怎样研究中国古代文字》一文中，又申述了这样的看法（《古文字研究》第15期，中华书局，1986年，第3~4页）。其弟子伍仕谦，方述鑫各有文章祖述师说，见《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 《殷代的史为武官说》，《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




④ 《甲骨探史录》，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326~327页。案：陈梦家先生《史字新释》已据字谓“史”为田网形。





⑤ 如“今乙亥子商其基方，无其戈”（《合集》6577）。此字又用作人名和地名。

又省作,恰好与“史”之同形。迄今我们还没看到“史”字的省文作的,这也是非字的有力证据。陈梦家先生认为“史”像“加网于干上”形,但是,田网和交叉根本就是两种不同功能和用途的狩猎工具,不可能结合在一起。不知道在现今后进民族的狩猎工具中,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在猎网的中间还附有桎杈,多功能的复合型“搏兽工具”?

其次,“史”字所从之 (或)也决非“干”字,这两个字形的区别本来就十分明显,从来不是一个字。“干”做,,和“单”同源,就像带有羽饰的盾<sup>①</sup>。金文族氏文字“狩”从“犬”从“干”(或“单”),也有从的,我们认为像钲铙一类乐器(说详下文),它与干盾都是田猎等活动中使用的器物,因此“狩”字所从之“干”或,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意符,属于表意字同义偏旁互代现象,不能视为一字。

“史”字既然和干盾田网之类器物无关,它是否就是使者所持之节呢?甲骨金文有,,或以为是“史”的异构<sup>②</sup>,金文多用作“事”或“使”,清人如方濬益、吴大澂已经提出此字“从史持,出使者之所载”<sup>③</sup>,或“像手执简立于旗下,史臣奉使之义”<sup>④</sup>。刘节、胡厚宣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sup>⑤</sup>,黎虎先生更有详细的论证:

甲骨文凡旌旗之属其杠首上见者均作,,之形。史字所持物之上部,亦由上述诸形所构成。可知其必为旌旗之属,作为使者之凭证或标志。……故“史”之本义当为“使”,凡被派遣、指使去做某件事,完成某种使命,均可曰“史”,故“史”又可借为“事”。<sup>⑥</sup>


黎先生认为,“使”为“史”之本义,“事”、“吏”为其假借引申义。看来他是将看做“史”的初文。但此字为何在旗杠上加上一个“”的符号呢?黎先生认为“殆即竹节之象形”,显然是猜测之词,徐中舒先生以为“”像旗

① 林云《说干、盾》,《古文字研究》第22辑,中华书局,2000年,第93~94页。

②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4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3067页按语。

③ 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卷4,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页。

④ 吴大澂《说文古籀补》,第15页,转引自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第4册,香港中文大学,1975年,第1779页。

⑤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2页)谓,“史”的最原始形态是字,从中上有游,从又持之。刘氏关于“中旗”与简册关系的解说,以及对《吕氏春秋》等文献的理解,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当另文评说。胡厚宣先生说见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卷4。

⑥ 《殷代外交制度初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下悬铃<sup>①</sup>，亦无证据。从现有的资料看，甲骨文𠄎字出现的时间大概是三四期（如《屯南》650片），晚于一期的𠄎、𠄎。此字当是由“史（事）”分化而来的后起繁文，不足以据此追溯“史”的造字本义（说详下文）。

### 3. “史”与敲击乐器钲铙

在商周早期族氏金文中，有一类“史”字的形体很值得注意，它的上部并不从“口”，而是两边上翘微弧，作𠄎形（见《殷周金文集成》2961，2962等器，本文附录1）。我们知道，殷周多数青铜器族氏文字的象形程度，要明显高于同时期用于记事的一般甲骨文，可以看作是较早的古体<sup>②</sup>，因此，𠄎很可能是“史”的比较原始的写法。其后上部线条平直化，弧线拉平，变为𠄎。从该字字形看，像口朝上、内微凹、有柄可执的器具，它究竟是什么东西？族名金文的“狩”字，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线索。

与甲骨文相比，族名金文的“狩”字在“干”（或“单”）左右各从一犬，形体更加象形化和美术化。“干”、“单”本像带有羽饰的盾，是狩猎中用于防身的武器<sup>③</sup>。另外还有一个从左右犬，从𠄎的字（见《金文编》1084页，本文附录2），此字前入已经释作“狩”，可从。在表意字中，意义相近的形符可以互代，“𠄎”与“单”、“干”应该都是和狩猎活动相关的某种器具，但非一字。由此用途再结合字形，我们认为它应该就是商周青铜乐器的“钲铙”<sup>④</sup>。

根据《说文·金部》记载，钲、铙是同类的乐器，钲大铙小，钲“似铃，柄中上下通”。这种有柄的金属敲击乐器用于田猎、行军和作战，与钟鼓旌旗相互配合，指挥师旅的进退。如《周礼·大司马》：“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鼓人》：“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这类敲击乐器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墓葬遗址中均有发现，可以分为大小两种类型，分别流行于中原关中和江浙地区<sup>⑤</sup>。殷墟安阳出土的小型钲铙，形制多短阔，一般通高仅在12~

① 《怎样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古文字研究》第15辑，第4页。案：古文字“口”作偏旁时有多种用法，没有用作“铃”的。徐先生曾谓𠄎像狗悬铃之形，不可从。














② 参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43~44页。裘先生还认为，族名文字的字形之所以比早期甲骨文更象形，“应该是古人对待族名的保守态度所造成的”。这是很精辟的见解。












































































































































































































































































































































































③ 吴其昌《殷墟书契解诂》，引自《甲骨文字诂林》第4册，第3084页。《殷周金文集成》亦释作“狩”。

④ 王恩田先生有此看法（《陕西岐山新出土薛器考释》，陕西《考古与文物》丛刊，《古文字论集》（一），1983年），萧兵《中庸的文化省察》有简引（第107页），惜原文未见。

⑤ 商周此种乐器无自名，今人或命名为“钲”（容庚），为“铙”（朱凤翰），为“铎”（郭沫若），为“执钟”（陈梦家）。案：钲铙之别当后起，今不作区分，以“钲铙”统称这类器物。

21 厘米之间,口部多内凹呈弧形,有中空并与腔体相通的短柄(柄长 3.5~6 公分左右)<sup>①</sup>,即《说文》所谓“柄中上下通”,以便安装木柄<sup>②</sup>。使用之时,口朝上,手执木柄,敲击出声(见本文附录 3)。大型的中钲铙有的通高一米,重 200 多公斤,应该置于地上或器座上使用。

如果我们将上引族氏文字和钲铙形制、使用方法相比较,再参照礼、兵器 (鼓)和 (干)的字形,就很容易看出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可以这么说,“”正像带有羽饰的钲铙。从的形体看,当时这类可执的敲击乐器,其羽饰可能就直接插在穿进腔体内的木柄之上,与 (单)构造近似。考虑到这类短柄的小型乐器一般只有十几公分高,木柄有可能透出腔口,若之形。如是,与相比只是带或未带羽饰之别,而非字形的繁简。就像 (干)与 (盾)一样<sup>③</sup>,钲铙也有饰羽和不饰羽两种。在早期金文中,“史”字有一个异构作形(见附录 4),竖划不穿过。比较《史见卣》的两个“史”字和《史卣》,就知道这不是缺划,它更像露出木柄的钲铙之形<sup>④</sup>。

前文我们曾提到古文字“史”“使”不分,“”为“史(事)”的后起分化字。也有人将“”看作是“使”的专用字或初文,为了明确使者的意义而加旁,取奉使持节之意。但此字卜辞用法不明<sup>⑤</sup>,金文中它主要还是作“事”字使用,如商器《小子簋》中“卿事”,即从此(《殷周金文集成》9, 3907)。后来字形的上半部分进一步简化,就成为小篆的“事”。我们认为,该字其实就是“史(事)”的繁文,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



征伐等方方面面的事务活动,都可以称作“事”。为这类含义复杂并已经抽象化的概念创造表意字,只能采用隐喻象征等比较曲折的方式。古人之所以用“𠄎”和“𠄎”这类在祭祀军戎等活动中普遍使用的礼器来为“史(事)”造字,可能就是因为这类事务活动是当时人们最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其实有着很悠久的历史传承。“史(事)”的这种造字方法,和“男”、“妇”二字分别以男女的主要劳动工具—耒耜和扫帚来构形,“礼”字用礼仪活动中最重要的礼器玉和鼓来造字,是一样的道理。必须指出一点,表意字在表达比较抽象的概念时受到一定的制约,字形所反映的字义往往小于它所代表的词的意义(如“休”、“相”等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应该认为“史(事)”的初意仅指军戎祭祀这样的“国之大事”,它的原始意义应该泛指事务,如卜辞中有“王事”,“立事”等,用的就是其宽义;它也可以专指某种祭事,农事,军事等活动。由“事务”之义再引申出各种执行事务的官员名称,如“事”(后作“吏”,说详下文)、“卿事”、“御事”、“使”和“史”。卜辞中有关“史”的辞条绝大多数读作“事”,少数读作“使”,真正能确定为史官的“史”的数量是十分有限的。从语义学的角度看,这种使用频度的差异,或许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卜辞时代“史”字仍旧保留更多的“事”的原始意义。

## 二、甲骨文中与职官有关的“史”的分类

### 1. “事”、“御事”和“使”

古文字中,事、使、史、吏同出一源,如何区分,要结合具体的辞例。目前能确定为职官名的“史”主要有几种:卿事,御事,事,使和史。我们这里首先讨论以往被读为“使”或“史”,实应读作“事”的一种职官。卜辞中的这种官吏,经常执行和征伐有关的军事活动,有时也驻守边地,在职名之前冠以“东”,“北”,“西”方位或具体的地名:

- (1) 我史亡其工(功)。  
我史有工(功)。  
我史其伐方。  
我史弗其伐方。 (《合集》9472 正)
- (2) 在北史有获羌。  
在北史亡其获羌。 (《合集》914 正)
- (3) 东史来。 (《乙》3730)
- (4) 我西史无咎。 (《合集》5636)